

匠心

安岳，坐落于四川盆地中部的县城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这座古老的小城时，日光轻轻拂过在石头上所刻下的历史痕迹，精美而丰富的摩崖造像似乎正在诉说着久远而漫长的历史故事。

这里被称为“中国石刻艺术之乡”，分布在此处的安岳石刻始于南北朝普通二年（公元521年），盛于唐、五代和北宋时期。以摩崖造像为主的安岳石刻，既有造像敦朴、线条粗犷的魏晋风骨，又有体态丰腴、雍容华贵的唐代形象；既有宋代的工细华美，又有五代的小巧玲珑……在岁月的更迭中，安岳石刻几经起伏，曾历经辉煌，又逐渐衰落，直至如今再被世人惊叹。幸运的是，民间石刻工艺延续至今，成功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被清晨的阳光唤醒的，不只是历史悠久的安岳石刻，还有与石头度过了一生的石匠——石永恩。出生于安岳的他，从16岁打入“石门”，此后数十年的时光就与安岳石刻紧密联系到了一起，并成为国家级非遗安岳石刻代表性传承人。在夏日的末尾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安岳县的某处茶室中与石永恩相见，听他谈起关于石刻、关于传承的久远故事。

与千年安岳石刻相伴一生 他将石头做成艺术代代相传



石永恩在雕刻。受访者供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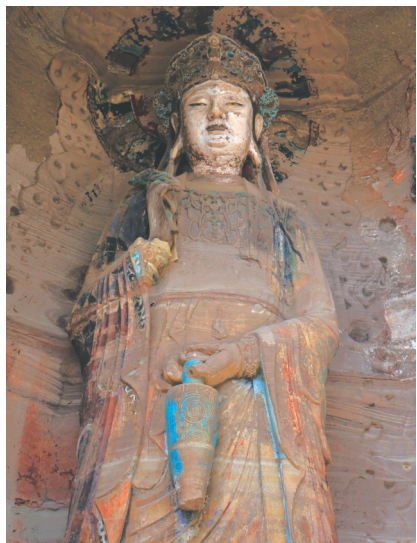
匠心独运的安岳石刻 把石头做成了艺术

容貌好似出水芙蓉，体态风韵而又端庄贤淑的紫竹观音，体现出宋代摩崖造像的审美追求；坐落于圆觉洞景区的莲花手观音雕像，头戴雕刻极为精细的全镂空佛花冠，跏趺立于双莲台上，面容慈祥，眼神睿智，神态自若；还有孔雀明王造像，孔雀明王背上有雄孔雀之彩翅，十分威武美丽……

来到安岳，自然不能错过位于此处的石刻艺术。这些精美繁复反映出匠人高超技艺的摩崖石刻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国古代的社会现实和世俗生活。映入眼帘的人物形象生动而富有情趣，刻工精细，刀法娴熟，匠心独运，有神工鬼斧之妙，是中国古代石窟寺院雕刻艺术的宝贵遗产。正因于此，才让石永恩愿意付出一生的时间与之为伴。

“我们现在看到的位于安岳县卧佛镇卧佛沟的卧佛院摩崖造像，就是属于唐代的石刻。”石永恩细细说着安岳石刻的历史，表示卧佛院摩崖造像中的人物、器物、动物等形象逼真，充分表现了盛唐时期石刻造像艺术的独特风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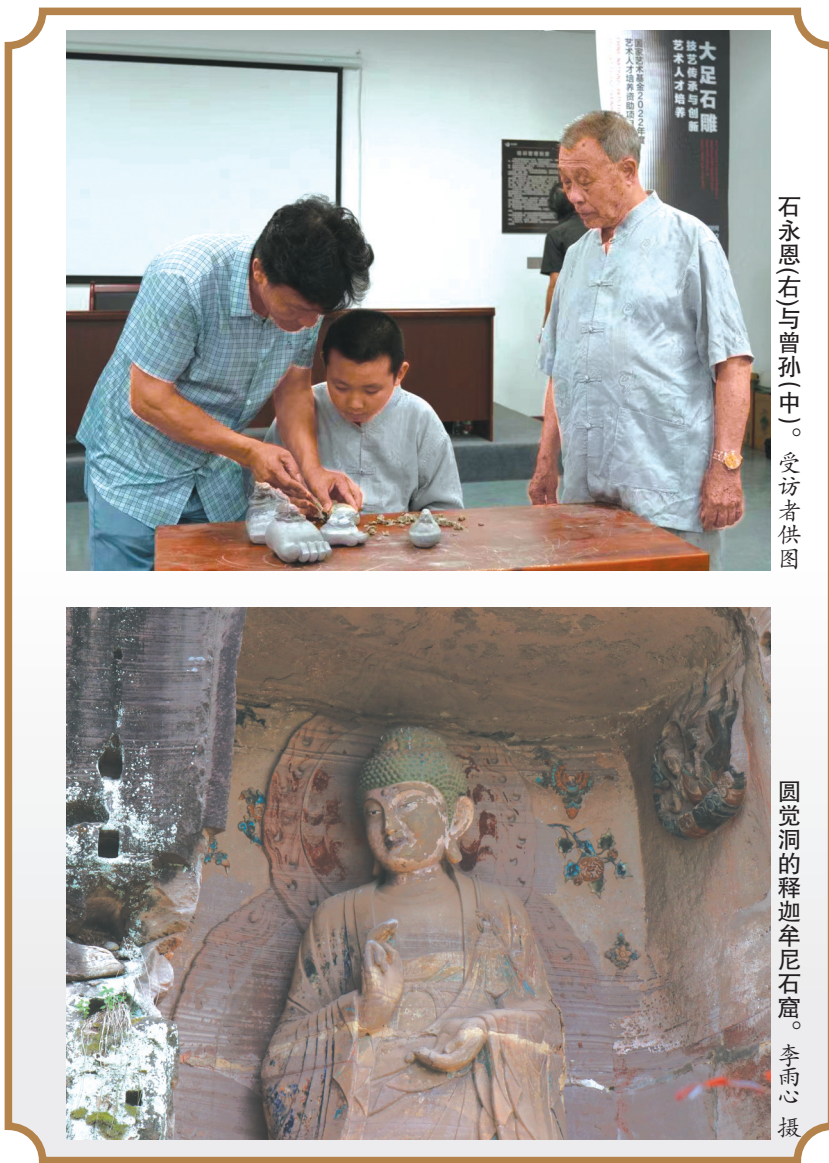
安岳石刻盛于唐、五代和北宋时期，到了宋朝的时候，石刻就非常精美了。“像石羊镇毗卢洞、华严洞，都是宋朝



安岳圆觉洞景区的净瓶观音雕像。李雨心摄



安岳石窟·圆觉洞。李雨心摄



石永恩（右）与曾孙（中）。受访者供图



圆觉洞的释迦牟尼石窟。李雨心摄

的石刻。特别是华严洞的雕塑，达到了宋朝石刻艺术的巅峰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佛像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最精美的，并且非常具有特点，找不到第二个。”

采访中，石永恩特别提到了毗卢洞中的紫竹观音，也被民间称为“翘脚观音”的石刻造像。石永恩笑着说，“这在全国来说几乎都是没有的。”紫竹观音身躯侧坐和翘起右脚的形象，突破了佛像正襟危坐的仪轨。同时，坐的莲台和足踏的莲蕊间都镂空出大量空间，以肩搭的披巾连接，减轻了巨石重量，又给人以和谐美感。

“相较来说，我觉得宋代的石刻风格更胜一筹。”在石永恩看来，虽然唐宋两个朝代的风格并不相同，但是宋代石刻线条柔和、逼真，更符合他个人的欣赏标准。

在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精美石刻背后，体现着安岳石刻技艺的高超精深。据石永恩介绍，安岳石刻雕刻手法多样，涉及沉雕、圆雕、浮雕、影雕四大类，有数百个品种。而历史中的古代匠人，

将坚硬的石头雕刻成了飘逸的绸缎、面貌慈祥的神像、仪态万千的形象……正如石永恩所说，“要把石头做得像衣服，做成艺术，这肯定是不容易的。”而在还没有学习石刻之前，石永恩不太懂得“石头要做成艺术”有多难。

十六岁与石头“结缘” 古稀之年仍在学习

石永恩与石头“结缘”的故事，得从16岁开始讲起。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他，说起那段漫长而久远的岁月，脑海中的记忆仍旧清晰。年少之时，他在日复一日的“打石头”之中，渐渐对安岳各地寺庙中的佛像燃起了兴趣。这些有神工鬼斧之妙的石刻，是中国古代石窟寺院雕刻艺术的宝贵遗产，让他心向往之。

“我16岁时成了一名石匠，与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”石永恩回忆道，自己少年时，“打石头”原本只是谋生的手段，可在“迷上”安岳石刻后，他常趁着休息的

时间浏览家乡的石刻艺术，拿着石头模仿造像，内心琢磨着怎样能够将石头雕刻得更为精美。因为他也想把自己的石刻变为艺术，“不光是‘打’石头，还要把石头‘打’好，做成一个完美的艺术”。

于是，在他的不懈努力和石刻的热爱和执着中，1986年，他拜访了四川省展览馆的匠人陈家云，并跟着对方学习雕刻技术。自此，石永恩的人像雕刻技术有了长足进步。不仅如此，闲暇之余，他还购入了一台相机，行走全国游览有名的的雕刻艺术作品，观察雕像的形，感受雕像的神韵，“我还记得，当时峨眉山上都没有啥游客，我就去了，拿了个‘傻瓜相机’把上面的雕像拍下来，为了之后能拿着照片来学习。”

石永恩说，在那个物质还不是十分丰富的年代，相关资料的匮乏，成为他学习石刻道路上极大的阻碍。想要雕刻出一尊满意的石刻，不仅要在雕刻技艺上下足苦功夫，还需要具备绘画、设计构思等方面的能力。所以当时，石永恩也请教了不少从事绘画的老师，从中学习关于美术的知识。

而在“阅尽千帆”后，他仍然发现家乡的安岳石刻，是他念念不忘的根本。“家乡那么好的石刻，古代的工匠留下了那么好的东西，我们不能把它丢掉。”此后，他带领安岳石刻工艺团队，雕刻了黄龙溪大佛寺高16米的汉白玉坐佛、蜀南竹海长18米的卧佛造像，贵州狮子桥、成都文殊院、青城山圆通寺等不少地方均有他的石刻作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08年，安岳石刻工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18年，石永恩成为安岳石刻工艺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石永恩不仅自身投入到安岳石刻技艺的学习和传承中，他的兄弟、儿子等家人，都紧紧与安岳石刻联系到了一起。

“我热爱安岳石刻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保护、传承下来。”采访中，石永恩举起手机笑着展示一张照片。照片中，他年幼的曾孙正神态认真地在学学习石刻技艺。“我的两个兄弟，也是做了一辈子石刻。我的儿子现在53岁了，也已经做了30多年的石刻。”

石永恩说，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，似乎什么都讲究高效和即时回报，可是安岳石刻的技艺，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。只有静得下心来、吃得苦的人，才能学得了，并且还需要持之以恒地学习。“艺术是无止境的。像我自己，现在这个年纪了还在学，将来到了八十岁也还要学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可欣 实习生 徐正阳